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涵碧樓古今文鈔

卷之四
書牘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三目錄

論辨類

論上三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頤

蕭瑀論 張唐英

三國論 蘇轍

晉論 蘇轍

北狄論 蘇轍

三宗論 蘇轍

漢武帝論 蘇轍

漢昭帝論 蘇轍

六國論 蘇轍

商論 蘇轍

漢文帝論 蘇轍

漢景帝論 蘇轍

周論 蘇轍

秦論一 蘇轍

秦論二 蘇轍

漢光武論上 蘇轍

漢光武論下 蘇轍

五伯論 蘇轍

隋論 蘇轍

爭論 潘興嗣

通論 潘興嗣

秦論 李清臣

隋論 李清臣

石慶論 秦觀

秦論 何去非

西晉論 何去非

明皇論 崔鷗

楊嗣復論 崔鷗

察言論 唐庚

憫俗論 唐庚

李郭論 張耒

論法上 張耒

論法下 張耒

敦俗論 張 耒

憫刑論上 張 耒

曾子論 劉子翬

維民論上 劉子翬

維民論中 劉子翬

維民論下 劉子翬

文王論 陳傅良

兵論 陳傅良

張耳陳餘酈食其論 陳傅良

劉晏知取予論 陸九淵

論傳注 陳 亮

李靖論 陳 亮

盜賊論上 王庭珪

盜賊論下 王庭珪

江淮表裏論 呂祉

禁衛論 胡銓

審勢論 辛棄疾

察情論 辛棄疾

自治論 辛棄疾

詳戰論 辛棄疾

厚俗論 程大昌

存法論 程大昌

去能論 程大昌

刑法論 楊萬里

選法論 楊萬里

魏論 韓元吉

蜀論 韓元吉

蜀又論 韓元吉

吳論 韓元吉

周公論 韓元吉

晉論上 呂祖謙

晉論下 呂祖謙

宋論上 呂祖謙

宋論下 呂祖謙

魏論 呂祖謙

吳論 呂祖謙

齊論 呂祖謙

梁論上 呂祖謙

梁論下 呂祖謙

陳論 呂祖謙

邊防質言論十事 袁燮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三

侯官吳曾祺纂錄

論辨類

論上三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頤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

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

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蕭瑀論 張唐英

蕭瑀請出家爲僧。此可罪也。然盡忠於隋。及歸國。亦多有功績。頗見委任。歷僕射。御史大夫。參與朝政。每有議論。房杜不能抗之。房等雖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瑀彌怏怏。自是罷爲太子少傅。此是杭閣瑀而使優閑爾。且房杜可謂賢相也。經綸草昧。以啟天下之業。竭忠悉慮。以成天下之務。不求備而責人。不以己長而格物。正觀太平之功。誠有力焉。然於瑀尙亦有所抑遏。豈亦珪之玷而珠之翳乎。古人謂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而房杜二人於用

人亦至矣。而尙失於瑀。豈瑀之性褊躁忽。於議論之際。務以直氣自豪。而不能從容委曲。詳悉評議。但求辨博而取勝於諸公。故房杜自以持天下之政。權柄在己。恥其不能卑論。忽有不容其說。然以二公才過於人。雖不從一蕭瑀之言。無害爲賢相。後之執政者。必欲迹房杜之業。成就太平之功。則不可使順旨者榮華。逆意者枯槁。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庶乎國家之政。無有蔽而不通。故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蓋取於衆。苟不取於衆。是哥奴輩昔嘗箝天下之口而自任耳。

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蠶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遇其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

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祖之術制之者也。昔者項籍有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散。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之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

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晉論 蘇轍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馭。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

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閒。而致其上之所難。夫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志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談笑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

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力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苦。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秦之強。食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北狄論 蘇轍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氈裘之民。亦以此恐惕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